

濁塵中的清流

——余媽媽的大愛

◎何春晴

位於台北縣樹林鎮，木器工業區的樹潭街有一處廠房，臨街有一棟三層樓房，近幾年來，每逢週六大清早，即有很多來自全省各地的人湧到該處，一直到黃昏，來往的人們，仍然絡繹不絕。

三樓中堂，彌勒佛慈悲和藹的笑容，令人一見即心胸開朗，忘掉了煩惱，也忘掉了身

心的痛苦。堂中有一位道親，正誠摯地對著擠得水洩不通的人們，講述著人生的道理。而一樓，也有人在講述著醫學常識和醫療心得。密密麻麻或坐或站的人們，大家都耐心地等候著：這種場面，或許您見過，甚至很熟悉。或許您根本沒聽說過，也無法想像它的壯觀；更不能體悟，在那裏出入過

成千成萬人們的心情：這兒就是聞名遐邇的「余媽媽服務中心」。

「余媽媽」——林梅壇主簡介

「余媽媽」——林梅壇主，民國二十一年出生於現今的大安區波心一帶；時父親已過世，與母親相依為命。十二歲時，母親亦因操勞過度而辭世，





△患者於林氏中堂，聆聽人生真諦及健康講座。

林壇主遂在一位務農的親戚家幫工。至十六歲時，林壇主到紡織工廠學習；由於工作努力，兩年後即擔任總班之職務。

二十二歲時，她與余逢時壇主結婚，家境亦不寬裕。但夫妻二人努力工作，於民國五十年代成立逢林企業公司，生意興隆。後獲印尼國家木材輸入台灣總代理權，終至事業蓬勃發展。

童年的淒楚，養成林壇主一生的勤奮、刻苦耐勞。及至家境寬裕，生活不虞匱乏之時，林壇主仍不忘勤儉持家的美德。繼而本著人飢己飢、人溺己溺的精神，大發慈悲心，濟世渡眾。

林壇主雖早在民國四十一年時求道，但因忙於生活，故較少有機會接近道場學修；然而她對道的信念，卻始終如一。及至民國七十三年，余先生

求道後，夫妻二人對於道場及道務則貢獻良多。（註：余逢時先生，生前為慈祥堂壇主，林梅學長為林氏中堂壇主。）

施藥濟貧 犧牲奉獻

現今的社會，由於環境污染，以及生活的競爭壓力，很多人在緊張及污濁的生存空間中，不知不覺地感染、罹患了千奇百怪的疾病；而癌症更是到處可聞，人人談癌變色。雖然醫學的研究，一再有新的發明與進展；可是對於末期癌症的治療成效，則仍然遲緩、停滯。很多人病得不成人形，被病菌折磨得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；也有很多人，最後在極端痛苦中過世。多少的家庭因此支離破碎，多少的青年才俊就此消失，多少人悲痛、無奈……

然而上天慈悲，在這人情味淡薄，道德淪喪，很多人只



△余媽媽(左一)對每一位患者均關懷備至。

為爭名奪利，根本不知道甚或不在乎，那些與病菌困苦搏鬥中的人們；就在他們淒慘絕望時，「余媽媽」——林梅壇主適時伸出了援手。親切、和藹、耐心地傾聽了解他們的病情；仔細地指導他們如何服藥及起居生活的配合，從來不嫌棄被病菌折磨得類似異形的這些患者，譬如：

有人得了肺癌，在等待拿藥時吐血了；大家都趕緊躲開，深怕被傳染。但是林壇主卻很慈祥地彎下身子，親自將地上的活血擦拭乾淨。

也有人患淋巴腺癌，脖子長出像饅頭一樣大的腫瘤。老遠就聞到他的惡臭，眾人都都躲得遠遠的。但林壇主卻伸手去觸摸，以了解病情。

又有人得了攝護腺癌，隨時都得提著尿袋，尿水還不時滴漏出來；而林壇主同樣是詳加了解、探詢：

多得數不清的惡臭，多得數不清的病人，然而她卻從來不掩鼻或皺眉，因為她慈悲憐憫病人，就當他們是自己的親人一樣。

且不只是免費施送藥丸而已，在那段期間，有些貧苦老弱，或是遠從東部、南部來的病患，林壇主更是送給他們大量的補藥。還有那些受林壇主幫助治好癌症，自願來幫忙的義工們，也跟著她解囊資助他們的車資。所以有些婦女病患看到了她，就激動地哭倒在她的懷裡；也有很多人雙手合掌，感激得不知言語。在這些重燃希望燈火的病患和家屬的心目中，她真的像是菩薩的化身。

九年來，林壇主不間斷地資助成千上萬來自全省各地的病患。財物上的佈施，當然不計其數；然而最重要的是，她犧牲奉獻、不取分文、不求回報的慈悲心，深深地感動了許

許多多人——讓人們肯定這世間仍然有愛。

農曆過年前，她的夫婿（余逢時先生）仙逝歸天。她仍然在悲痛中，繼續施藥救助苦難的病患。她說：「我雖然悲傷，可是這只是我一家人事。如果藥停了，卻是成千上萬人悲傷的事！」這種偉大、慈悲、犧牲的精神，真是當今之世少之又少了。

暗鈞賢良 渡化有緣

「人是肉體與靈性結合而成的，肉體是父母所生，而靈性則是上天老中所賦，我們應時時感恩。」，對於求道，而又接近道場學修的道親，大家都深切地了解這一點；當然，她自有其所體悟。

林壇主常在中堂的「人生講座」中告訴病患，人一定要孝順，如果不孝順，將來會有

報應，一定沒有好結果。同時看到與病患同來的家屬（子女）孝順時，她則更加詳細地關照其病情。

這些病患來自各地，當然根基不同，林壇主每每於談話中，試探家世，究其淵源，隨緣渡化條件因緣具備者求道。所以中堂的慈暉中，常有林壇主引保的善男子善女人前往求道。因為她徹悟救助肉身的病痛並非長久之計，唯有先天的逍遙才是根本。所以「暗鈞賢良」的使命，她不敢怠忽；而一心惦記著的總是受苦的眾生，卻常忘了自己疲憊的身心。

後記

三月的北台灣，天氣忽寒忽暖。這天，氣溫從二十八、九度，突降到十八度。晚上七點多的樹林工業區，一片空曠靜寂；北風颼颼，更加感到一

份寒意。一部黑色汽車急駛而至，車門打開來，林壇主扶門而出；突然一個踉蹌，幸有旁人相扶。只見她滿臉倦容，令人心有不忍。

她打從大溪回來，余先生的墓地尚有工程未完。而甫一坐定，病患電話即一通通應接不暇。言談中獲知她身心俱疲，談及夫妻之情，更感心死無依；然而一想到待援的眾生，則又覺得自己責任重大，毫不遲疑。

或許，她的慈悲，有人會認為僅係後天的善行。然而，其犧牲奉獻、不求回報、暗鈞賢良、勸人持齋、醒人感恩孝順，以身示道的行持，不僅是現今社會的一股清流，也是我們修道的標竿和效法的對象。在歸途中，她的話彷彿猶在身旁：「我好累，好想休息——可是，還有那麼多人：」。